



景相依

△
●
南音音 著

NAN YINYIN
WORKS

明明曾执手 / 被摧毁一生 / 却只有她

她遭人陷害
身败名裂
被深爱多年的男人亲手放逐

< < <

再重逢，他视她如敝屣
你这样的人
不配出现在我面前

△
●

南音音 倾城虐恋

> > >

>

霍景城 / 你的那一份债 / 我替你还了

景相依

△

●

南音音 著

NAN YINYIN
WORKS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景景相依 / 南音音著. --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6

ISBN 978-7-5594-2213-2

I. ①景… II. ①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15990 号

书 名 景景相依

作 者 南音音

出版统筹 汪修荣 邹立勋

选题策划 朵 爷

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

文字编辑 肖云梦
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字 数 391 千字

印 张 20

版 次 2018 年 6 月第 1 版,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2213-2

定 价 38.00 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CONTENTS 目录

001

第一章
你不配出现在我面前

031

第二章
被毁掉一生的人只有她

067

第三章
他不该给她那个吻

102

第四章
她没有幸福的权利

133

第五章
但爱无法轻易被掩埋

CONTENTS
目 录

164

第六章
我们都清醒一点

228

第七章
却让心爱的人受伤

260

第八章
你一定很爱她

289

第九章
她已经收不回这份爱了

KTV 内。

景梵醒过来时，感觉双腿酸痛。她挪动了下身体，人差点从不算宽敞的沙发上滚下去。幸而腰被一条男人的胳膊圈住，她才幸免于难。

男人的胳膊！

等等！

昨晚……她好像迷迷糊糊的，做了些什么不得了的事！

景梵心惊，即便做足了心理准备，但转过头对上男人熟睡的脸时还是震了震，脸上错综复杂的表情一变再变。

竟然是霍景城！

不仅不该是这个晚上，而且，这个男人还是她这么多年苦苦深藏在内心，从不敢有所表示的一个人。

正在她震惊之时，她掉在地上的手机突然“嗡嗡”响起。

这声音简直堪比炸弹，她打了个激灵，猛然回过神来，像是触了电似的，连滚带爬地下了沙发用最快的速度将手机抓到手，再调了静音。

好险！

还好并没有吵醒身边的男人。

这样的场面太乱，在她没整理好心情之前，根本没有把握可以冷静地面对他。

她想逃。

景梵捞起地上的衣服套上，难以想象要是他知道昨晚躺在他身边的是自己，会是什么反应。

她埋头走出KTV后才接通电话。那边传来后母苏云庭的声音：“景梵，你人呢？今天是什么日子你知道吗？你今天订婚你还迟到？赶紧过来！”

景梵张嘴想说什么，但对方没给她这个机会，“啪”地直接挂了。

她对着手机长叹一口气。

她当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——她和霍家大少爷霍昀深订婚的大日子。只是，昨晚睡霍家二少爷霍景城时，她怎么就一时间忘了这事儿呢？

头痛。

但她还得硬着头皮去收拾残局。自作孽，怪不得谁。

她离开后，霍景城被另外一个电话吵醒。

手机才接通，就听到顾原在那边号叫：“二表哥，你人呢？我们找了你一晚上，你躲外太空去了？”

头痛欲裂，被这一吼更是不行，脑袋像是要炸开似的。

霍景城揪着眉心坐起身来，这才注意到自己满身狼狈。

一向一丝不苟的衬衫扣子解开了四颗，在胸前敞开。深色长裤更是糟糕，拉链至今还没拉上，裤子上染着斑驳的暧昧印记，分不清是他的，还是女人留下的。

他认真回想昨晚的事，但完全断了片，留在脑海里的只是些零星的碎片。

那女人到底是谁？长什么样子？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？

他竟是一点记忆都没有。

“二哥，今天是大表哥的订婚宴，谁迟到都行，你这亲弟弟迟到就说不过去了吧！不过听我妈说，现场那边准新娘到现在也还没到。”没听到回答，顾原在那边继续说。

霍景城不紧不慢地给自己点了支烟，沉声问：“昨晚我那杯酒里，你们动手脚了？”

他的话里透着危险。

顾原知道躲不开，只得老实交代：“本来那些人是自己玩玩的，没想到让你中了枪。哥，真不是故意的，增加点情调嘛。”

霍景城皱眉，声调更沉了些：“没有下次！”

他脾气不好地挂了电话，目光从沙发上掠过。灰色沙发上代表着贞洁的血迹现在还清晰可见。

他的目光更深沉了。

昨晚，是那个女人的第一次。但恐怕这第一次的经历对她来说并算不上好。从零星的片段他可以断定，他不曾给予她多少温柔。

霍景城亦没有多留，离开前，被掉落在地毯上的一枚发夹吸引了注意力。

这是她的？

鬼使神差地他弯腰拾起。

虽不知那个女人是谁，可是昨晚足够酣畅。

而且，她的味道，很甜。

景梵回去换了身衣服，梳洗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头上两枚发夹不知什么时候竟然掉了一枚。

这是母亲生下她时留给她的，意义非凡，可是眼下却也没办法再回 KTV 找了。

她用长发将自己脖子上那一圈吻痕挡住才赶到会场。

景霍两家在北城内都赫赫有名，加上又是商政联姻，这场订婚宴的规模可想而知。会场布置得很浪漫，双方家属都已经到了现场，正被宾客们围成一团说着恭喜，场面相当热闹。四位长辈的脸上也皆是喜气洋洋。

那些画面映在景梵的眼里，心里隐约升腾起一股不安。

她快步朝着长辈走过去。

必须在这场订婚仪式变成一场闹剧前，好好结束这一切。

她必须给自己，也给霍家大少爷一个交代。

可是，她还没走到双方长辈面前，就被台上的司仪叫住：“今天的准新娘虽然姗姗来迟，但总算到了！景小姐，请你上台来吧，霍昀深先生已经等你许久了！”

景梵的心一沉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她被拉上了舞台。司仪在说什么，她一个字都没有听进去，脑子里全是自己的事。

“梵梵，你愿意和我订婚，将下半生交给我吗？”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霍昀深单膝跪在她面前，手捧钻戒，诚挚地看着她。

景梵微愣，喉咙发紧。她垂首望着他，“愿意”这两个字怎么也说不出口。

她沉默了，因为沉默太久，场内双方的宾客都有些沉不住气了。

“各位，对不起。”深吸一口气，景梵终于开口，又看向霍昀深：“对不起，霍大哥，我不能和你订婚。”

她这句话一出口，全场哗然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亲家，你们景梵在干什么呢！”

霍母文沛的脸色很难看。

霍家是政界、商界里有头有脸的，景家女儿嫁到霍家来，原本已经是高攀了。

这会儿竟然还当众退婚，霍家面子上过不去。

何况他们家昀深是多少女人梦寐以求的对象？好她个景梵，竟是不知珍惜！

“景梵，你在胡说什么？”苏云庭也急起来。得罪了霍家，这事非同小可。

景父景承怀在一旁面色冰凉：“你今天不给个理由，就再也不用回我们景家了！”

“她还能怎么说？她总不能说她在和霍大少爷订婚的前一晚，却和别的男人睡了吧。”就在此刻，一道景梵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。

这一句话，像是一记惊雷劈过来，她呆愣在当场，不可思议地瞪着突然出现在门口的朋友——云敏敏。

“这位小姐，请不要毁谤我的未婚妻！”霍昀深还护着景梵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云敏敏笔直地朝着台上冲过去。

景梵不知道她想干什么，躲都没躲。下一瞬，只听“嘶”的一声响，景梵身上单薄的衬衫被云敏敏粗暴地撕开来。她神色刻薄：“霍大少爷，你真的觉得她还配当你的未婚妻吗？”

景梵狼狈到连胸衣都露在外面，台下一片哗然。

她脸色发白，回过神来想将衣服合拢时，已然来不及。

女孩雪白的肌肤上，青青紫紫，全是吻痕，而且那些吻痕从锁骨蔓延到胸口……

这一切都在彰显着昨晚她和别的男人有多疯狂。

刚刚还护着景梵的霍昀深，此刻脸色几番变化，最后失了血色。

台下，不耻声、鄙夷声，还有媒体兴奋的尖叫声此起彼伏，似针一样往她耳朵里钻。

她果然被算计了，昨晚云敏敏给她的那杯果汁确实有问题。

就在此时，宴会的门忽然被人推开。

景梵已经狼狈到了极点，脑袋更是昏昏沉沉。

她下意识抬目去看，来人让她一怔，垂在身侧的手不由得捏紧些。

姗姗来迟的霍景城此刻就站在门口。

显然他没搞清楚台上现在是个什么状况，俊朗的眉疑惑地拧成团。这不是订婚宴会吗？怎么一个个搞得像参加丧礼似的？

“荒唐！无耻！”霍母文沛气得浑身发抖，突然冲上台去，劈头就给了景梵一耳光，“没想到你景梵竟然是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！”

文沛下手重，景梵被打得身子踉跄了两步，差点跌倒在地。她好不容易站稳了，耳朵里“嗡嗡”直响，嘴里已经有了血腥味。

刚刚那些骂她的话，她不觉得有什么，可是此时此刻，霍景城就站在自己面前，那些话开始无端端变得无比刺耳、钻心。

“你们都以为她是个好女孩，可其实她私生活混乱到了极点。我是不忍心霍少爷你再被她欺骗，所以才来揭穿她的。霍少爷，景梵身上的这些吻痕总不至于不是你留下来的吧？”

云敏敏的声音再次响起，话是对霍昀深说的，自然是火上浇油。

景梵的目光直直地投向霍景城。

他已然明了此刻这里发生了什么事。

景梵明显从他脸上读出了和众人一样的情绪——鄙夷、不耻。

他也觉得自己是那样荒唐无耻之人吗？

这个男人显然不知道，昨晚和她睡了一夜的正是他自己。

景梵心底苦涩，嘴角不断流血。景家收养的长子景渊心疼地上来抱住她，将西服裹在她狼狈的身上：“梵梵，我带你走。不管昨晚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先离开这儿！”

景渊裹着她，她像是终于有了几分力气，承载着霍景城冷厉和鄙夷的目光，脚步沉重地往台下走。

靠近云敏敏时，景梵冷冷的眼风扫过去，手起手落，一记耳光干脆利落。

云敏敏被抽得踉跄一步，“咚”的一声摔在地上。

她捂着红肿的脸，愤恨地瞪着景梵，触到她冰冷的眼神，一时间竟是敢怒不敢言。

景梵再次提步往门口走。

霍景城则往里面走。

越走近，她越能感觉到男人身上森寒的戾气。两个人擦肩而过之时，景梵突然伸手拽住了他的衣袖。

所有人皆是一愣。这景梵是脑袋被驴踢了吗？都这时候了，还敢来招惹霍家的人？而且还是素来脾气很差的霍二少爷。

景渊也是愣住，疑惑地看着她：“梵梵？”

“松手！”冷酷的声音，毫不留情。

霍景城嫌恶地看着落在自己西服上纤细雪白的五指。

景梵这人他以前也见过几次，长相清纯，看着乖巧，但谁又知道这干净的脸皮下做过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？

以前交过多少男朋友也无妨，交过多少男朋友也无妨，现代社会，这本不是什么稀奇事。但是在和昀深订婚前却和别的男人牵扯不清，这就是大忌了。

景梵像是没听到他的话，只执拗地拽着他的西服，恳求道：“我有话和你说，

我们出去谈谈。”

她的声线颤抖。

“一！”霍景城冷冷地吐出一个字。

森冷的危险气息，连一旁的景渊都察觉到了。霍景城的脾气是有名的差，从不懂什么怜香惜玉。他怕景梵吃亏，拽着她的手：“梵梵，先松手。”

景梵神色复杂地盯着霍景城，就是不肯松开。

“二！”霍景城目光如刀，像是要将她剖开了似的。他不认为自己和这样的女人有什么话可谈的，他们从来都不熟。

“昀深！”就在景梵启唇想要说昨晚的事时，忽地一道悲痛的呼喊声乍然传来，“昀深，你别吓唬妈妈！你怎么样？景城，快叫救护车！”

这一声，让所有人都齐齐回头看去。

景梵闻声也转过头来。

只见原本一直站在那儿的霍昀深竟是突然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

他的脸涨成了青紫色，原本俊朗的脸此刻扭曲得狰狞可怖，模样特别骇人。

景梵的手拧紧，脸上一时间更没了血色。

她没想到今天的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，这不是她想见到的。

霍景城脸色一变，抽开景梵的手，快步往前走，边走边掏出手机来拨打急救电话。

场面乱成一团。

“老霍，我们的儿子快不行了……”霍母文沛号啕大哭，声音都哑了：“景梵，我儿子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你也别想好过！”

景梵脑子里“嗡嗡”的，那尖利的声音像拿刀在割着她的头皮。

围绕在耳边的是文沛的哭喊声、媒体的采访声、宾客的哗然声，到最后是救护车的声音……

她双腿发软，最终因体力不支，软倒在了景渊怀里。

接下来的这一个月，霍昀深一直都没有醒，景梵的日子也不好过。

那日各家媒体在婚礼上拍了很多照片，但那天的新闻最终也没有见报，全被景、霍两家给压了下来。只是景梵的名声却在上流社会传得一片狼藉。

她被冠上“浪荡”的头衔。

她原想找霍景城说清楚的，可是霍家人拒不见她。再后来，景梵发现自己的生理期推迟了，而且已经推迟了整整二十天。

早上洗漱时，她甚至开始出现晨吐现象。

“没事吧？”这天，景渊刚好从她房间路过，听到呕吐的声音，就过来询问。

景梵忙收拾好自己，勉强笑着摇头：“没事儿，刚牙刷戳着了喉咙，差点吐了。”

景渊骂她笨，关心了几句，并没有多停留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出门前，他想起什么，问：“对了，你最近看新闻没？”

她现在正焦头烂额，哪有那心思？

放下牙刷，她问：“什么新闻？”

“霍家的新闻——为了给霍昀深冲喜，霍景城要和慕晚结婚了。”

最后那句话让景梵的心一沉，手脚有些发凉。

她的手不自觉地落在自己的小腹上，指尖微颤。

景渊没有察觉到她的异样，苦笑一声：“我第一次希望这些迷信真有些用。”

景梵始终沉默，垂着眼，视线落在地毯上。

景渊只以为她是因为提到霍家的事心情复杂，便识趣地没有再往下说，只道：“洗漱完赶紧下去吃早餐，别搞坏了自己的胃。”

之后他又摸了摸她的头，安慰道：“事情都过去了，别放在心上。”

他提步要离开，景梵突然抓住了他的手，声音无力：“哥，美国的南加州艺术学院已经给了我入学通知，我想去那边念书。”

“怎么这么突然？”景渊想了想，摇头，“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要知道爸平日最厌恶的就是演员、明星，他是不可能让你去念任何与影视有关的学校的。在现在这种关头，你再惹爸生气，爸真会把你从家里赶出去。”

景梵却是比任何时候都坚决：“可我已经决定好了。”

时光飞逝，五年很快就过去了。

这几年来，霍、景两家也发生了很多变化。

她原本以为景家会被霍家为难，可是自订婚宴上那事不久后，霍家人竟从北城彻底销声匿迹，霍家兄弟也再没有任何消息。

景梵从南加州回国已经有半年的时间，这半年她数次托景渊打听霍昀深的消息，她想知道他是否安好。但是，他的消息一直都如石沉大海。

渐渐地，景梵也就放弃了。

也许他们在另外一个国家都已经结婚生子了。无论是霍昀深，还是霍景城。五年前发生的种种，就像做了一场随风而逝的梦。

虽然她偶尔还是会无法克制地想起五年前那荒唐的一夜，想起那个男人。

这天，手机铃声响起来的时候，景梵正在家里收拾东西。

打来电话的是她之前在南加州的同学盛嘉言。

“梵梵，你赶紧来公司一趟，一秒都别耽搁了。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BOSS 最近回总部，今天巡视组会去你们艺人部。”

景梵现在是寰宇集团旗下的新签约艺人，而盛嘉言则是在寰宇集团的经纪管理部门。

“我就过来。”

“记得换身好看的衣服，化点妆。”盛嘉言提醒她。

“知道了。”景梵挂了电话，折回房间换衣服。她只在精致的小脸上淡淡地扫了一层粉，平时就没有上浓妆的习惯。

她到公司的时候，盛嘉言看到她，皱着眉，嫌弃地给她一个白眼：“你就仗着你皮肤好、气质好，所以妆画得这么敷衍。一会儿你看看其他人，你搁他们身边就像个公司扫地工。”

“哪有那么夸张？BOSS 只是来巡视，又不是来选美的。”景梵不以为意，“公司里那么多人，他也不可能一个个细看。”

难道日理万机的大老板还有空关心谁化妆有没有仔细化不成？

两个人边聊着边到了电梯口，这会儿这里已经聚满了公司新签的小艺人。果然如嘉言所说，无论男女，大家都有精心打扮过。

自己站在他们中间，可真是比路人还路人啊！

盛嘉言递给她一个“看吧”的眼神，她默默摊手，现在后悔已经来不及了。

盛嘉言在她耳边耳语：“大家都指望可以让 BOSS 另眼相看，那样就能平步青云，不愁没资源，也不愁不火。景梵，你长点脑子吧，别这么不积极！”

“以色列人是不会长久的。再说，万一 BOSS 是个女的不就白打扮了吗？”

盛嘉言摇头：“BOSS 的资料我上网查过，神秘归神秘，就一个英文名 Leon. H，但性别倒是备注了，男。”

“那有说多大年纪吗？”听到他们在聊 BOSS 的身份，立刻有旁的人凑过来，好奇地问。

盛嘉言还没回话，就有人接过话去：“现在的 BOSS 都很年轻，不是富二代就是官二代。”

“那也未必。寰宇集团这几年自从被 BOSS 收购以后才开始风向大变，从手段和谋略上来看，我觉得不像是年轻人的风格。”

景梵觉得这话倒是有几分道理。寰宇集团前身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做电子开发的公司，后来被现在的 Leon. H 团队收购之后，在短短几年里发展壮大。现在旗下不但将电子开发做得有声有色，迅速占领国内外大片市场，还拥有娱乐影院、酒店房产、石油开采、汽车开发等等项目。

在北城谁都知道寰宇集团，也都知道 Leon. H，但国内鲜少有人见过本人。

能在短期内将一切打理得如此有声色，每一步又都走得沉稳、不疾不徐的，气盛的年轻人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。

“姑娘们，都醒醒吧啊！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老人家，像这种事业有成的男人肯定都已经结婚了！都不是你们能肖想的。”不知道哪个男艺人冒出这么一句话。

这话一出，就收到一群女孩的白眼。景梵站在后方，不参与这些谈话。

就在此刻，大堂忽地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一楼的员工皆整理好着装往外跑。

“赶紧的！磨蹭什么！总裁马上就要到了！”公关部经理穿着套裙在催大堂的员工。

“你们，一个个的也别站在这儿了，都到门口去吧。”他们一行人也被人从电梯口叫走。

盛嘉言感叹：“排场可真大。”

景梵一行人在大堂右边才站好，就见气派的旋转门外，远远开过来数辆黑色轿车，一前一后地在公司门口缓缓停下。

率先从车上下来的是司机，紧接着是公司高管。而最后一个从第三辆车上下来的男人，让所有人都翘首以盼。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男人迈出来的长腿，笔挺的西裤，裤管下露出男人干净的光脚，再往上是一身剪裁合身的黑色西服和白色衬衫。男人从车上下来，绅士地解开了西服的一颗纽扣，动作优雅矜贵。

“他就是 Leon.H！好帅啊！谁说是老人家来的？”

“和‘影帝’容祁有得一比啊！”

“多高啊？有一米八五了吧？”

周围一片激动的感慨。而后大家齐声问好，男人浅浅颌首，冷峻的脸上并无太多的波动。

唯有景梵呆愣在那儿，盯着对方一动不动。她脸上是错愕、震惊，而后又有一丝丝不容深思的喜悦。

她万万没有想到，传说中的寰宇集团总裁 Leon.H 不是个顶着大肚腩的老头，竟然是……霍、景、城。

他们不是举家都已经从这座城市消失了吗？五年前，他和慕晚打算结婚，那么……冲喜对霍大哥可有效？霍大哥的身体已经痊愈了吗？他和慕晚，现在应该连孩子都有了……盘旋在心底的各种问题，随着这个男人的出现，变得更加急切地想要知道答案，像是有万千只蚂蚁在啃噬着她的心。

“总裁，我是艺人部的吴千羽。”就在此刻，站在最前排的吴千羽突然出声单独进行自我介绍。太有心计了！这样总裁一定记得她！

这一下，让后面的艺人也不服输地齐齐躁动起来——

“总裁，我是安心。”

“我是云朵。”

“总裁，我是……”

大家都一股脑儿往前挤，指望在这个男人面前留个单独的好印象。景梵还在愣怔地走神，混乱之际，被拥挤的人从背后不小心推了一把。

毫无预兆，她身子失衡不受控制，猛地往前栽去。

景梵后知后觉回过神来，手本能地在空中挥舞着，想拽住点什么来稳住自己。

可是她到底没能稳住，“扑通”一声跪倒在地，手上拽着什么。

而脸，则好死不死埋在什么温热中……

天哪！

盛嘉言看着面前的一幕，一贯冷静的她面上也是好几番变化。这场景，实在难以形容。

她确实是指望景梵能做点什么，让总裁能对她另眼相看。可是，这……这未免也太舍得下血本了点！

景梵蒙了片刻，也察觉到，刚刚明明闹哄哄的周围这会儿竟是静得不可思议，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。

她的眼睛眨了眨。

等等！

布料？！不会是……景梵一震，猛地抬起头来……那一瞬，她意识到什么，有种想要就地昏死过去的感觉。

她此刻是什么样子的姿势？

跪在霍景城面前也就算了，手还抓着他的皮带扣不放。

真是见鬼了！！

“梵梵，你赶紧起来！”盛嘉言回过神来，赶紧要去拽景梵。太丢脸了！

再一看某人……脸色更是糟糕到了极点。

“我……我那个是被人推了一下，不是故意的。”景梵低着头磕磕巴巴地解释，也不知道是在和谁解释。

这根本没法解释啊！也太尴尬了！

她微微抬目，目光不经意触到，脸一红，抓着皮带的手像是触电似的，立刻要松开去。可是她的手还没移开，手腕就被男人热烫的手掌蓦地扣住。

对方用了很大的力，景梵觉得骨头都要被他捏裂了似的，疼得龇牙。下一瞬，只听到一道冷冷的声音在头顶响起：“抬起头来！”命令似王者的指示。

景梵的心弦发紧。

这一刻终究是躲不掉的。

她还在磨蹭，男人的另一只手突然插入她的长发间，大掌一把扣住她的后脑勺，粗暴地将她的脸一抬而起。两个人，四目就这么堪堪对上。

景梵望着这张自己再熟悉不过的脸，五年前那一晚，像放电影似的在脑海里掠过，净透的目光里掠过几丝涟漪。

霍景城……好久不见……

与她截然不同的，男人眼底迸射出来的森冷几乎顷刻间将她的血管都要冻僵。他居高临下地望着她：“景、梵，果然是你！”

她的名字被咬得很重，像是要把她嚼碎了似的。

景梵尴尬地干笑：“霍总，好久不见。”

她极力想要扭转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氛，可是气氛却丝毫没有缓和。

他垂首盯着她的眼神里尽是嘲讽：“看来，这么多年你真是毫无长进——还是和以前一样，不知检点！”

他的声音很好听，很有磁性。可此刻说出的每一个字，都戳得她鲜血淋漓。

那场订婚宴给她打下的烙印，即使过去五年，也不曾有丝毫消退——至少，在这个男人眼里是如此。

景梵手指绷紧，一会儿后，她才抬目看他，眼神寒凉，像染着月色清辉：“霍总，我想和你谈谈。单独。”

他嗤笑：“你觉得我凭什么该和你谈？”

景梵的眼睛只略略移动，扫了旁边一圈：“我们之间的事并不适合在这种场合说——当然，霍总如果想在这里说，我也无妨。”

“威胁我？”男人审视她的目光或深或浅，有危险迸射，“你这样的人，不配出现在我面前。”

一会儿后，他冷漠地将她甩开：“把她带到办公室来！”

这话是对一旁的助理陆建鸣说的。说罢，他没再看景梵一眼，举步前行。

转过身去后，他的脸色无比难看。

该死！他竟然被这该死的女人这点小手段撩得起了反应！

直到霍景城已经被公司高管簇拥着离开，景梵还跪在那儿，愣怔地看着那个背影，还恍惚觉得像是在做梦一样。

她曾经幻想过千万次和他再碰面的场景，也以为那些最终只会停留在她的想象中。却不想，打探了那么久都无果的人，此刻竟然就这么突然出现在了她的面前。

这么多年……他可还好？

“景梵，你疯了？”盛嘉言皱着眉，“我是指望总裁对你另眼相看，可没让